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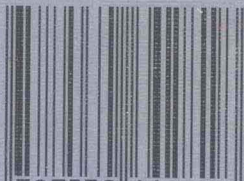
获奖者丛书

责任编辑/徐晨亮

特约编辑/张映勤

封面设计/王书朋

ISBN 7-5306-4281-2



9 787530 642818 >

ISBN 7-5306-4281-2

1·3341 定价: 29.00元



处，小姑轻描淡写地说，她同秦结婚了。

我们长叹一口气。

足足30年的等待和旅程。

小姑是个能如此地沉得住气的苦命的女人，小姑说她已经是满头白发了。

雨不停。

从昨天开始已下了一天一夜。看样子还要下下去。小姑的信使我惊惧。我把小姑的故事讲给他听。我爱他但他不属于我。他和我之间有一道宽阔的海峡。那海水是深绿色的。浩浩莽莽。我知道他也爱我但他是个性格懦弱的人。他有点像哈姆雷特优柔寡断。他不想在爱的问题上当斗士。他徘徊在我与远他而去的妻子这两个女人当中。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结局。于是人们就在不知什么是结局的茫然中度日。他并且不允许提茫然。他内心的痛苦抉择永是他自己的秘密。他有对我的真诚的爱，有时会突然打过来电话，他告诉我就在这一刻，他想我。然后我们就在电话中谈杜拉。他慢慢知道了我是个如此喜爱着杜拉的女人。我告诉她杜拉也是个女人，是个法国的女人。老女人。杜拉今年有76岁了，她的全名是：玛格丽特·杜拉。其实杜拉的脸型并不像是一个女作家的脸。她的脸过于圆了，也不那么深沉。倒是那个英国的女小说家弗尼吉亚·吴尔芙的脸更消瘦美丽，但吴尔芙给人的形式和思想都太多了。过于多了。多到累人。所以我在最需要的时候，放弃了她，而是抓住了杜拉的手。

我对他说我是个小说家，我要写一部杜拉式的小说。

他说你既然承认你是个小说家，你就该写你自己式的小说。

昨晚做梦，记得他说我刚刚写出的那个短篇《杀戮者》有些一般。梦醒后很沮丧，并生出对他的怨恨。

我时常怨恨他。

因为怨恨我才决定写小说。



我说听懂了，你做出了牺牲。

好了，那我们进去。

可我并不想离婚。

你不该出尔反尔。

我们已有了女儿。

他凶狠地看我。他好像要来抓我。最后他终于恶狠狠用极其邪恶的声音对我说，反正我要离婚。你如果不同意我就……杀了你。

我在死亡的威胁下面对他的坦诚。我知道他说了什么就必能做到什么。而我有女儿我不愿意被杀。为了能活着，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我不到两岁的小女儿被迅速扔到大街上。我终于看清了他，如果说我从一个办着伤天害理违背良知的恶事的男人那里得出些启示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坦诚和一意孤行。好像只有唯此才能把事情办成。我很佩服他。他竟然这么快就办成了离婚这件事，由此看，他可能是那种能成大气候的人。前提是，他能够把灵魂交付给魔鬼。他由此获得了魔鬼般的坦诚。不论善与恶，也不论美与丑。他从不讲假话，也从不掩饰他内心的阴暗和邪恶。他什么都能毫无廉耻地、也不脸红地讲出来。他卑微的出身使他跻身于知识阶层后仇视这里的一切。所以他恨，包括他恨我恨我的家庭和女儿。谁也做不到像他那么透明而彻底地把他的这恨表现出来。没有像他那么坦诚的男人。他不虚伪，也不隐藏阴暗，所以他做成了离婚这件事。

而我竟同这个男人，这样的男人有过爱情有过肌肤之亲。

他很坏吗？

他是个坏人吗？

当初我是否该听从劝告同他结婚？

生活就像一个猜不透的谜，这样，我跟着他再度走进了那间阴暗而窄小的房子。

那时候天空中没有能安慰心灵的钢琴曲。



准。这一切是我的杰作。我在这世界上创造着杰作，连同这旷日持久的爱连同这疯狂这留下来再度宁静的空屋子。依然是苦痛。我打开窗户让初冬的冷风吹进来。吹走他的存在和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生命是没有过错的。然后，我打开所有的灯。我想看清房中的一切，一切依旧。什么都没有变化。风吹去了一阵梦。梦没有真假无形也无色。存在过吗？

那个潮湿的围裙依旧搭在小屋的床角上。

那天是16日。16日是我的生日。

11

教堂里的烛光很昏暗。但姑妈还是在那幽暗中看到了那双眼睛。那眼睛已并不年轻，但却充满着一种让人不解的魅力。一个男人。他在稍远的地方跪在木凳前。姑妈有点怕那眼睛。她觉得这样长久地被一双眼睛追随无论如何是可怕的，而且是在这神圣而又神秘的地方。姑妈总是深埋着头。深埋着她被遗弃的满心忧伤。她是刚刚经历过生之创痛的那种女人。在那样的时代，她已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在生之漫漫而遥远的路途上，她已是再没有希望可以企盼。她只想听从母亲的教诲，从此把身与心都交付那天上的主。她喜欢这个教堂里的宁静。烛光。琴声与歌声。那是来自天上的声音，那声音绕梁三日，缠缠绕绕，姑妈也就自觉她自己到了一个无苦痛无干扰无眼泪也无抑郁的地方。

现实是她从20岁的时候就将开始守住贞姐，又独守空房。

家族中姐妹兄嫂们的笑声她参不进去。

其实姑妈是苦到了极致才有了这关于主的念想。一个这样的女人她怎么还有可能被另一个男人再度去爱呢？

飘飘渺渺的路。

当她把童贞交付给了一个男人。姑妈的往事是不堪回首的。



伤痛到肺腑。其实严格说，姑妈的这第一次婚姻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爱情。她只是以方圆几十里地那首屈一指的闭月羞花之貌，懵懵懂懂地坐进了那个娶亲的花轿。不是姑妈的需要。姑妈没有选择的任何的可能性。姑妈只是个18岁漂亮的大户人家的女儿，而这个大户人家已经家道中衰了，已经破落了，他们是想要通过姑妈而攀附上这一带最殷实的地主，以重振肖家的往日声威。姑妈算什么。姑妈在此姻缘中并不重要，她不过是一个工具或手段而已。结婚前姑妈并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她也并不知那男人是鸡是狗，但不论是鸡是狗也要去嫁。她认定的是一条千古不改的听之任之的命和理。她只梦想着能继续过她肖家大小姐的生活。一个美丽的少奶奶就这样进了洞房。姑妈想也没想到她所嫁的这个读书人是有着开明思想的伟大知识分子。他们在相见的那一个瞬间从命于婚姻了。姑妈在明亮的烛光下看到了那一双清澈而明亮的眼睛。姑妈觉出了她的心怦然而动。她甚至即刻就爱上了那个北平学生，她要以身相许要终身相随从此有了依靠有了幸福而和美的生活。一种将永不枯竭的爱意油然而生。烛便熄灭了。在花团锦簇之间。一声声地撕裂。隐忍着。血流如注。一切都安排好了。当有了贞姐，那个男人就上路了。

他要去北平寻更多的学问，糟糠之妻的情爱没有新的内容，那学生终于厌倦。洞房花烛夜只是一个瞬间的记忆。他尽管也很动心也很投入但他依然是走了。残存着些微的留恋。一步一回头。泪水盈于眼眶之中。想着不久会回来。

但再没有回来。北平到底是北平。识文断字的女学生到底是识文断字的女学生。自由的思想到底是自由的思想。于是，那北平的大知识分子从自己做起。为了追随先进的思潮，他寄回家来一纸休书。其实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完全可以不离婚。但他不愿做那种不彻底的革命者。他怀了负疚。他知他内心其实并不恨这个



想念他的，在此之前我恨不能尽早同他分手。从此那想念跟随着我每一分每一秒。我住进我的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写了一封信。甚至连饭都没有吃，已经是午后。我穿着红色的裙子到很远的那个邮局把信发出去。然后是黄昏。自此在这陌生的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的世界我独自坐在沙发上从黄昏呆到深夜。我就那样坐着我没有打开灯。就这样看着那月亮升起在海上直到照亮了整个夜空。

而在前一个夜晚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我们走拥挤的城市的街道，穿过满街的乘凉的人。炎热悬浮着。

他在那不散的燥热中开始帮我收拾行装。他把一些衣服拿了出来，他说过些天我会给你带去。

——你真的会来看我？

他说你该轻轻松松地走。他说现在好了你去洗澡吧。我说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的夜晚我们可能会分离很久。他说我知道好吧现在你该好好地睡觉了。

整个的晚上我满心忧伤。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蔓延着。我看空空荡荡的屋子。我躺在床上我们在分别之前竟然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洗过澡后周身冰凉地走进来。

他靠近我抱紧我又拚命地亲吻我。我怕我们是最后的挣扎。那一刻我看见他双眼紧闭。一切都在默默中进行，没有一丝的光亮。他把灯熄掉了，让一切掉进黑暗中。那一刻在黑暗中我还是看到了他紧闭的双眼。我轻抚他湿漉的肌肤我帮他擦掉汗水我感到内心充满无限柔情。我永远不知这是不是最终的挣扎最后的一搏我们是不是就真的会彼此分手。总是那么艰难。男人与女人。无论彼此得到还是彼此失去。我说我们分开一段也许对谁都好。我听任他如死去般紧贴在我的身边。他很快睡着了他发出轻的鼾声。而我却久久醒在昨日的那个寂静的长夜中。

清晨的时候，钟并没有响。他突然醒来，默默看着仍在沉睡的我。他这样看着我睡觉已经很多次。有一次午后，我睡着，但



——一个我女儿的钢琴老师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情绪表现到一定的程度不再有余地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停止。或者转调。变换色彩。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后，他突然问，一定要对等地去讲我和所有的女人的历史吗？

——不。

我说不。

——当然不。

在那以前的一个夜晚，整整的一个黑色的长夜，我缩在他的颈窝里向他诉说了以往的一切的爱与不爱、男人以及失败的故事。

——不。

我说。我被他紧抱。他的胡子摩擦着我的脸。

——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要求过你。

他说我并不是要向你隐瞒什么而是，为了爱着你。他总是说我不爱你去爱谁？

那是听。

听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听美丽。听曾与他同窗。听是无数少年崇拜渴慕的女孩子。他也是那些少年中的一个。但听那时候尽管与他同窗同座却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直到他离开了家乡他读了大学他有了女友，听的情感才悄然而至。听在无限感伤中走近他。听问他，为什么。听一直是他家乡的邻居。听的家就在他的家隔壁。他那时常常会不远千里坐着火车回家，来探望父母，也来看听。很多年听一直孤身一人。听因为孤身一人才更加迷恋他。一个炎热的夏天他正脱光冲澡。他听到了敲门声，他听到听问是不是去看场电影。周身湿淋淋的他穿上衣服他打开了门。他看见了听哀怨的目光，他觉得听是值得同情值得怜惜的，听是个太不幸的女人。那时候他的家中无人。他的父母都不在。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个不幸的女人。听走进来。走到他的身边。听突然哭



经给你寄走了两封信。我说昨天下午和晚上,听见了他的声音。我觉得那不像他了。我说这房间很好。近着海。他问你好吗?是的。别再写信了。为什么?可能会收不到了。你要去哪儿?去看你。真的吗?我不知还该再说些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我听到了那压低了的声音说,想你。真的?我又一次问真的。我竟然不相信那想念。我看不见他。我把电话挂断了。

那是个清晨。

不知道为什么怕他一个人独处。

而离开他又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

那是个清晨一开始有明媚的阳光。但阳光转瞬即逝,紧接着天上下开了小雨。

有时候我们只要一对话就肯定要吵嘴。他古怪得甚至不许我提前提他的妻子。他被一种十分古怪的情结所纠缠。我就是不想再同他吵嘴才想到来这片海的。

我在小雨中打着伞到小餐厅去吃早饭。清晨的小雨中的空气很新鲜。那新鲜是沁人心脾的。人融入自然中的时候会觉得他自己其实很渺小太渺小了。我想仅仅是为了一种逃避为了躲开一个男人我竟然离开了我年迈的父母和那个弹着钢琴的小姑娘。那琴声也在梦中。我知道我想我的女儿。但我们不管我的女儿他的儿子我们只顾我们自己的情感生活。我们编织爱情生活,那危机,那绝望那跌宕起伏。是在表演吗?表演着那一种人生。像美国那一代被下一代斥责的疯狂而没有责任感的父母们。

但我们不吸毒。

淡紫色的牵牛花那绿色的草丛都在雨中。我的裙子湿了。很凉。脚在石铺的路上踩进一个又一个水洼。雨打在伞上并不发出声响是那种蒙蒙的细雨。自从来到这里,海一直在窗外,是一个蓝色或绿色的景观,我突然想起来我还从未到海边去走一走。

我走进餐厅。我收起伞。我看见我原先的桌子上坐着一个人。一



个年轻人。他在用餐。他抬起眼睛看我。我迟疑着。我不知我该坐在哪。那年轻人的对面还有一副碗筷。那些还是我的吗？我找来服务员。我想让她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是我只好快快坐在了那个年轻人的对面。我觉得在一个陌生人对面吃饭很别扭。我始终低着头。我吃得慢。我希望对面的那个人尽快地吃完，尽快地走。我等了很久。直到我听到了对面椅子的挪动声。我如释重负。我抬起头。这时候我看见了那个年轻人的眼睛。那眼睛竟然很蓝。黑色的头发。我想到了杜拉的那篇小说。昨天夜里我还一直在读。他微微点头对我致意，我也朝他点头。他走的时候好像要说什么但他没有说。他走了。这就是那个海边的下雨的早晨发生的故事。很多。很拥挤也很复杂。

21

原以为小姑定能摆脱那个历史的宿命。原以为小姑是嫁给了共产党的干部而不是嫁给姑妈的那个求民主自由的北平学生，她的婚姻就万无一失了。但是血脉是永远存在的一条暗蓝色的线。那么神秘。从那个精子和卵子相撞的那个瞬间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决定了。无论谁。也无论哪个年代，甚至在隔了很多年很多代以后，那种神秘血缘的作用依然会令人恐怖地显现出来。认识到这一点是一个进步。这进步使我充满恐惧，甚至就在我写着这个时刻。你无从知晓那个等待你的未来是什么但它们已经存在了。在前方等待着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不能回避。也无法逃脱。你已无能为力只有用颤抖的手和颤抖的心，把小姑的那个命定的故事讲下去。

正当小姑平心静气过着行署专员官太太的生活时，突然间，一场肃反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并不能粉碎小姑未来生活的美梦，因整个地区的肃反是由李来领导的。李更紧张了。几乎彻夜不归。肃清暗藏的反革命，是刚刚取得的政权得以巩固发展的一项方针大



——我抵御不了。

他几乎哭了。

他颤抖着。

用两只手紧抓住我的肩。他说你又是那么单薄……

他的脸在接近我他的身体在接近我。我向后躲着。已没有退路。我们彼此都太孤单。太孤单了这时候。突然间。电话铃响了。在这深夜在这深邃在这激情中。他听到了。他周身一抖。但他更紧紧地抓住了我。

——不。你不能这样知道吗？那是他——

我奋力。

我挣脱了他。

我跑过去抓起了电话。

我听到了他的熟悉的声音。他的温暖。我喘息着。我哭了。我大声喊着我爱你我需要你我离不开你……

那个电话很长。

放下电话的时候，那个青年已不在房中。

25

我爷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又为什么我姑妈和我小姑会如出一辙地走上同一条命运之路呢？

这又是不是该由爷爷来负责呢？

我们家族的成员中，那血脉中流淌的是真正的皇族之血。爷爷是真正的努尔哈赤的后代。八旗子弟。破落贵族的血气方刚的公子哥。爷爷尤其典型。喜欢吃肉。喜欢读书。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体态。削瘦而高。两撇黑黑的小胡子。爷爷这个人心性极高，也识文断字舞文弄墨，但却没有机遇。所以只落得个硬撑着门面的



来的女人。

家族是一扇巨大的门。只要你走进来。

只要你走进来无论你是谁，你都被笼罩在家族的命运的阴影下。你们中一个也逃不脱。你们将不停地在厄运的摆布下挣扎，直到死，或者疯。无一幸免。

这就是那扇巨大的门所秘而不宣的恐怖。

26

我不能不想他。我陷在凄凄惶惶的似是而非中间。

我终日面对那个令人恐怖的蓝眼睛青年，他在几近绝望的状态中来，逼迫你。

乞灵于他。他很远。电话那么少。乞灵于那已无生气的爱情。那是残存的吗？

刚刚来到这个孤单的地方这大海边，本想使我的生活正常起来本想好好地安排我的读书和写作。但是我没有。我不能安定下来我依然想念着他。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写信，写信，还是写信。无论在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我都会走近那个邮箱把那信，发出去。

他说，不要再写信了。

几天以来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

电话也少，我想难道他就就此就真的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吗？

我该工作了。我该吃好每天的三顿饭。我也该去看看海而不是每天呆在屋子里等他的电话。

夜晚海上的鸥鸟总是发出凄厉的叫声。

又多了重信任依恋热情，也就是多了一重烦恼。那是绝望的不死不活的情感中的一束燃烧的火。那火幽蓝。烫着我。

我很混乱。理不开头绪。我想我把稿纸已铺在了临窗临海的



爸哭了。

他们火化了刚。

刚春节回到他母亲的身边。

刚那年刚满18岁。

18岁的刚身高一米九十，听人说他长得最像李。

刚一直呆在老家当知青。刚慢慢地被教育慢慢地已能同当地青年挣一样多的工分儿。

小姑很爱刚。是她要刚在家里多住几天的。而她无奈却只得带着两个小儿子到乡下的干校去。她说她过两天就回来，她要陪刚再呆两天。刚答应了她。

然后就在那天的晚上。

那晚上刚想把她的收音机修好。

她告诉刚那收音机坏了。但是她并没有说要刚去把它修好，她只是随意说说，但刚却格外认真。刚做了那件事。他原本想让他的母亲大吃一惊的，他就被电死在了那个拆开了的收音机前。

小姑失悔莫及。

她悔不该讲那收音机坏了的事。

她悔不该让刚一个人留在家里等妈妈。

小姑痛不欲生。

爸爸赶到的时候刚已被送到殡仪馆冷冻。

小姑见到父亲就哭着在父亲的胸前撞来撞去。她披头散发。她视而不见。谁劝也没有用。小姑已陷在了深深的绝望中。她甚至不许秦去挨她碰她。她哭喊着。她因这致命的疼痛而变得歇斯底里。她有时无忧到失去知觉。秦不断唤着她的名字但她好像听不见。

一切后事都是秦料理的。

秦是尽职尽责了，但小姑却一直视秦为凶手。因为那时秦已在干校。秦整个春节都是在干校度过的，小姑想尽快看到秦而匆匆去的干校。



我说，不。

然后我们像所有的往常一样。像往常那样冲动着撞击着喊叫着喘息着，呻吟着——我爱你，

——好吗？

——永远好。

——睡吧。

——我离不开你。你是我的亲人。最亲的亲人。答应我永远不离开。

——当然。怎么会呢？

——我永远不把你给任何人任何的女人。

我们之间。

分手已经很多天了。

今天只有妈妈打来的电话。

分离使岁月变得漫长。

我依然想念他这想念的疼痛很强烈。

是一个晴朗的天。

晴朗的黄昏。晴朗的海滨。

窗外。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姑娘。那是莉。她一个人在岸边。她一个人。为什么？

31

女人们那神秘的历史就像是一条扯不断的线。她们只要一踏进我们家族的大门，所踩的就只能是一个脚印。只有一条路一条唯一的路。那路的尽头是黑暗是看不清的深穴。无论谁。也无论你多么美丽多么强健。不知道给我爷爷那一辈做媳妇的女人，命运是不是很好。她们的故事太遥远了，遥远到古老，像被蚀了的照片。最终是我的大奶奶、二奶奶和我的奶奶最后的寿终正寝。到



持下来他不仅是城里人而且至少也是个公司的大经理了。

叔偏偏选择了林业。叔年轻的时候一直无限崇拜米丘林。叔未来的理想是做一个园艺师。叔本想大干一场，使他家乡的荒山坡上绿阴成林。叔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有山的穷困的县城的林业局当技术员。那里离老家挺远，但叔工作的热情高涨斗志昂扬。慢慢地，果树成林，叔的足迹已遍布了那个县的山区与平原。

接下来叔娶亲了。叔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与职业，但却不能决定自己的婚姻。叔的婚姻是爷爷做主定下的。爷爷说只能这样，于是叔回家探亲的时候就见了邻村的那个殷实户里的独生女儿。

他们蒙骗了叔。

也许不是蒙骗而是他们都不懂。

年轻的婶如花似玉。特别是她的眼睛又黑又亮眼睫毛忽忽闪闪的，很勾人魂魄。除了个子不太高牙齿不太整齐以外，叔还有什么好说的。叔当时一门心思扑在果树的嫁接上，所以他顾不上想什么，就说了中。

——中啊。

——都中。

——您老就决定吧。

叔把这终生大事的所有权决定权毫无保留地就交给了我爷爷。爷爷于是显示了家长的威严。他即刻就定了黄道吉日，刻不容缓就将这姑娘娶进了门。我的婶婶。我的婶婶就这样误入了歧途。也许婶婶如若不是嫁给我叔叔，她的结局也不会那么令人毛骨悚然。

叔叔结了婚便远走异地他乡把心继续扑在园林事业上。婶婶留下来。留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独守空房。

婶婶也养起了猪狗鸡羊。婶婶也种起了菜她想把她的小日子也过得很红火。这样等着叔叔。她怀孕了。她很幸福。她并不知这个家族中女人的结局。她只是睁大眼睛目睹了姑妈和小姑相继离婚的现实。她同情她们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般苦。她对她们送



34

今早竟然接了他的电话。

他说，他会使我吃惊。他已经请好了假。马上就出发。他要我明早去接他。

明天？

明天真不可思议。

我好像突然掉进了一片无风也无浪的碧蓝而透明的海水中。

明天。

一切像流水一样。

我好像已经同他分离有100年了我好像已同他陌生了。

我坚持着这最后的一天一夜。

我望着窗外窗外起了风。海浪翻卷着，而天空依旧碧蓝。飘过白的云。海浪是灰绿色的。海上的小木船开始不停地动荡不停地动荡，海底的黄沙被卷起，被沉重地撞击在一层层塌陷的沙岸上。突然的风浪。像整个世界都将被毁灭。像一场即将到来的巨大无比的灾难。大海倾斜着。每一滴凶猛的海水里都卷着一粒金黄色的沙石。没有平静的地方。我看到了这一场壮观的毁灭。所有的木制的小船被倾覆。打成碎片。浪上是死去鸥鸟的僵硬的尸体。

然后突然间风过去了。

大滴的雨。

在一个不动声色的瞬间那大海突然平静了下来像死水一般。

海水被悄悄吸上天空。

然后重新降落。

一种强烈无比的归属感。

一阵从遥远天边滚来的闷雷。

他走进来。那个蓝眼睛的青年。他的头发散乱，周身湿透。他



他又说。

他变得安静。甚至冷酷。如我一般的。他就是那个心破碎的
被冰雪皇后换了灵魂的男孩子。

对不起,我说,他也是今早才通知我。他说何谈对不起,不必要的。

他缓缓从我的椅子上站起。很冷静地。然后他扬长而去。

那椅子上是被他坐湿的水痕。

很浓郁的黄昏到来,绝对的宁静到来。

我在这宁静中。

被孤零零丢下。

其实大家都被孤零零丢下。

雨到了尾声。星星点点。那星星点点的雨打在窗外的松针上,
显得很动人。我被丢下来一个人在黄昏将尽的时候听那动人的雨
声。然后,在这雨的宁静里我看到了黑夜并听到了远方传来的报
时的钟声。那钟声很迷蒙穿透小雨向我传来。我能在雨丝中分辨
出那钟声一共响了六下。像音乐般动听像音乐般使人的心里满怀
忧伤。钟声那么好。我第一次听到。在这清凉的暗夜。风把钟声
吹过来。过去从不曾听到过。这钟像是天堂里的声音。我计算着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我盼望着那钟声能再度响起来。我等待着。
我屏住呼吸。但是雨停了风停了。我谛听着。再过几秒钟。钟就
要响起来了。但是终于没有。

钟声也如海市蜃楼般。是个幻影。

我几乎不敢相信明天的清晨,我就能见到他。那是他而不是
别人。我们彼此亲吻着。我们亲吻以至马上就要窒息。我们心力
交瘁我瘫软下去让他抱紧我柔弱的身体。那是他吗?他不是那个
蜃楼般的幻影吧。

钟声飘散了。

最后的几秒钟过去。

我无意中想起了莉。心里一阵阵缩紧地疼。



火车在霏霏的小雨中迟迟不到。

我饿了肚子发出咕咕的响声。但不觉得饿。

我等着。

和很多人一起等着。

离开他是想逃避他。

车终于进站很多很多的人向我拥来。像一股流。我望不见他。我这样等待着终于在人流的那一岸我看见了看见了他在他的背影。我没有喊他我要独自穿过人流。他的修长的背影他穿着黑色的T恤衫我给他买的那一件。我在人流中挤着。他突然扭转身。

他伸出双臂……

我们默默相对。

无语。

我站在他面前。很近。看着他的眼睛。

我们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他只是伸出手臂揽住我裸露的肩膀要我同他向前走。

我们始终没有讲话。

不敢相信。

我们走进屋。

我们走进卫生间去洗。

我打开了热水的笼头。我低着头但我突然感觉到了那温热那亲近。我被他从身后轻轻地抱住，那双手，那么熟悉的抚摸。那震颤的胸膛。我抬起头我看见了眼前那扇巨大的茶色玻璃。镜中是我的消瘦。骨凸露着被越来越紧的搂抱弄出声响。那气息。一个我日夜想离开又离不开的亲人。他搂紧着把我贴在他的胸前。他说他想我日夜都想，他把我的头扭向他，我们亲吻。被窒息般的天昏地暗我已难以支持。我被他抱起来。我听他在我的耳边说：我的心肝。

在海边。